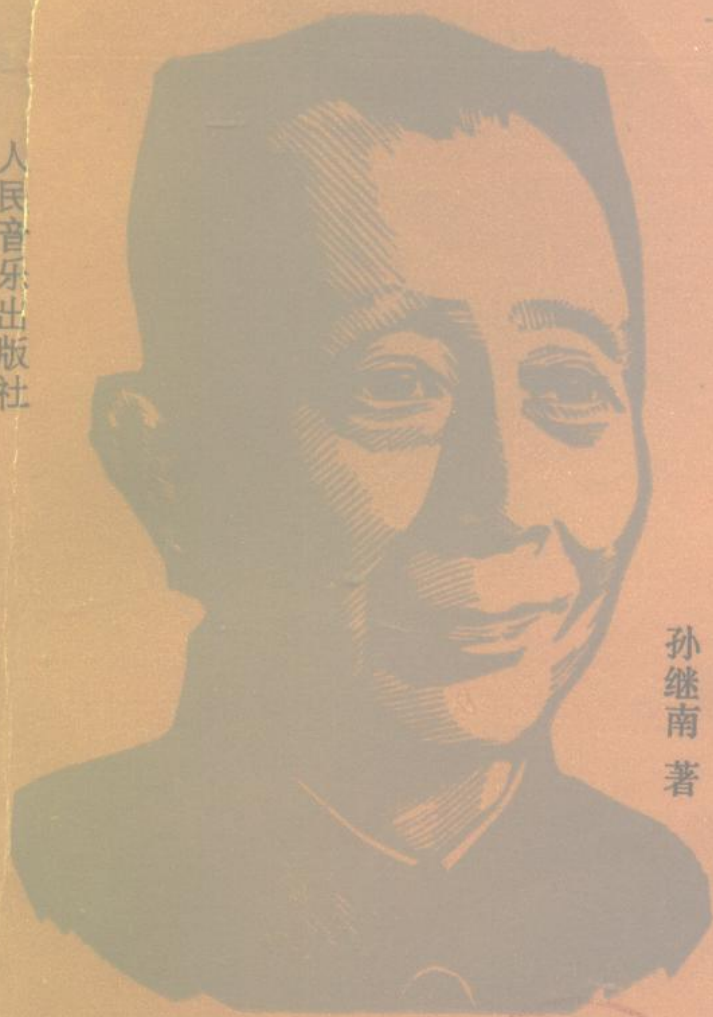


Jd

人民音乐出版社



孙继南 著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研究丛书

黎锦晖评传



黎 锦 晖 评 传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研究丛书

孙 继 南 著



人 民 音 乐 出 版 社

21934

责任编辑：刘 玲

黎 锦 晖 评 传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研究丛书

孙继南 著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0千文字 4插页 4.25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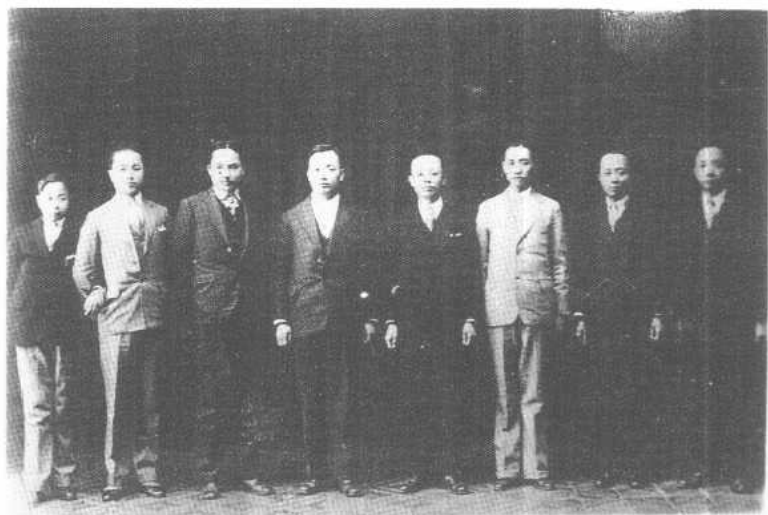
1993年6月北京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835册

ISBN 7-103-01053-6/J·1054 定价：3.45 元



图一 黎锦晖素描像



图二 黎锦晖(右二)八兄弟合影(1932年·北平)



图三 黎松安(左)与齐白石



图四 同人进德会音乐班乐队(后排奏提琴者为黎锦晖)



图五 《小朋友》创刊号封面(1922年)

中華歌舞大會

假座百星大戲院續演二天已發座券仍有效
今夜的節目次序(廿八號星期四)

(1) 隨性的勝利 歌舞學校	(12) 東流水 華英高女士
(2) 浪花流水 林淑卿女士	(13) 蝶舞 趙嘉勤女士
(3) 蝶舞 歌舞學校	(14) 庭前落雙燕 明月香閣
(4) 荷花舞 咸宜王女士	(15) 獻茶與小孩 夏志蘭女士 林明暉女士
(5) 大三蝴蝶 青年團房及歌舞學生	黎明暉女士
(6) 散花舞 林明暉女士	(16) 三個小寶貝 歌舞學校
(7) 唱京西調 節協會兒童	胡平君 李佩英女士
(8) 入郎情花 葉嘉寶女士	(17) 蟬桃會 百藝學校 歌舞學校
(9) 孔雀舞 鄭淑清女士	徐美白君 羅金祥女士
(10) 燕子起飛 徐志雲女士 鍾麗華女士	(18) 一對小鴛鴦
(11) 三角戲 羅麗英三君	石棠鏡 林明暉女士

黎明暉女士

及其青年團友合演
大葡萄仙子

图六 中华歌舞大会演出
节目广告(1927年)



中華少年歌舞團在法國巴黎留影

图七 中华少年歌舞团
摄于南洋(1928年)

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招生練習生啟事

本校自成立以來，承蒙各界愛護，學生人數日增。現為擴充校務，特招收練習生。凡有志於音樂、舞蹈、歌唱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九月十日止。報名地點：聯華影業公司。報名手續：繳納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並繳納報名費一元。錄取名額：二十名。錄取後之待遇：練習生在校期間，由本校供給膳宿，並發給津貼。練習期為六個月。練習期滿後，成績優良者，由本校正式錄取為學生。特此啟事。

图八 联华歌舞学校招生启事(1931年)



图九 《爱国歌曲》第一集封面及版权页



图十 《中华民族战歌》
封面(1937年)



图十一 1987年黎锦晖夫人梁惠方摄于墓碑前



图十二 《努力》封面



图十三 《吹泡泡》演出照



图十四 《寒衣曲》封面



图十五 《好朋友来了》封面



图十六 《可怜的秋香》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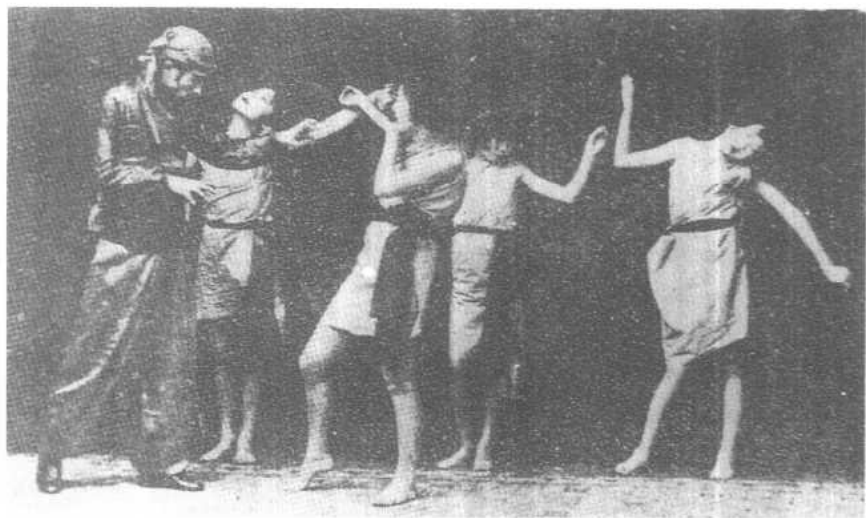
图十七 《麻雀与小孩》扉页



图十八 《麻雀与小孩》剧照



图十九 《大众音乐课本》封面



图二十 《最后之胜利》剧照



图二十一 《三蝴蝶》剧照

图二十二 陶行知编《老少通千字课》封面(1935年)

老少通千字课

陶行知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黎锦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登上中国乐坛的著名的儿童歌舞音乐作者(图一)。他为孩子们所写的音乐作品,从二十年代起即风靡全国,以“美”和“爱”的甘露,滋润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田。这位作曲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确立了中国儿童歌舞剧和歌舞表演曲的新体裁、新乐风,从而为中国儿童音乐创作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但是,黎锦晖的艺术道路又是曲折而坎坷的。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值得记取的教训。特别是二十年代后期,他为成年人写出的某些“家庭爱情歌曲”,在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曾产生过相当消极的社会影响。因此,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这样一位音乐家,诚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

黎锦晖，字均荃。一八九一年生于湖南湘潭距城百里、四面环山的石印乡白竹村。他有兄弟姐妹十一人，行二。其中八兄弟在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界、科学界，有相当的成就和影响：长兄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三弟锦耀是地质矿冶学家，四弟锦纾是教育家，五弟锦炯是土木工程学家，六弟锦明是左翼作家，七弟锦光是继锦晖而起的音乐家，八弟锦扬是美籍华人作家^①（图二）。关于湘潭黎门的成就，曾有人著文作如下评议：“黎氏八兄弟三姊妹，在中国近代几十年的大变革中，有的有极高成就，有的在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多有贡献。以一个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家庭，而产生了这样一代大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领域里，各自都有着相当高的成就和相当大的贡献的人物，在我国近百年历史中是不多见的^②。”

黎锦晖的祖父黎葆堂是前清举人，曾在桂林当过知府，后因躲避太平军与清廷之战，迁返湘潭，并购置良田二百余亩，家境富裕。父亲黎培奎，字松安，博学多才，当年湘潭商号招牌，多出自他的笔下，可见其书法造诣之深。晚清时虽考中秀才，但却持有“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清高想法，愤于朝政腐败，而不为官，常以诗

① 以上黎家诸兄弟的情况，在本书后文中涉及时，再作介绍。

② 摘自黎白《湘潭黎氏》，《中国作家》1986年第3期。

文自娱，淡泊一生。齐白石早年家境贫寒，松安与他同乡同里，交往甚密，他们同在一起琢磨书画金石之学，成为莫逆之交（图三）。在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下，松安先生既奉行“为善最乐，读书便佳”的处世哲理，又倾心于新学的创设。锦晖之母黄氏通晓经史诗文，常对子女的品德和学业施以严格的“母教”，凡此种种，对锦晖的成长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黎锦晖自幼便在他父亲聘师专设的家塾中诵读四书五经，对于一个入世仅三、四年的幼童来说，背诵这样的儒家经典，虽然难以真正领会箇中道理，但这种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启蒙式的涉猎，使他能具有坚实的文学根基和素养，对于日后的创作是有相当影响的。

黎锦晖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接触，早在童年时期便已开始。他在回忆录中曾有如下一段自述：

我童年玩过古琴和吹弹拉打等乐器，也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十岁起，每年祀孔两次，参加习乐习舞……。看花鼓戏时，也曾参加演出……①。

锦晖的大哥黎锦熙②也曾在一篇著述中，作如下记载：

约当三十年前，我和舍弟均在髫龄，常秘召名小生罗二十瞎来家吃茶，尽传其歌词乐谱……。他们绝对只能口授。由我们笔之于书，谱之于管弦③。

可以想见，一个自幼即如此迷恋民俗传统音乐并受其熏陶的

① 黎锦晖《我和明月社》，载《文化史料》（3）（4）1982年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

② 黎锦熙（1889—1978）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注音字母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女子师大、北师大、北大等校教授，对汉语语法研究颇有贡献。

③ 摘自黎锦熙《现在大众语文学的调查与评判》，载《人世间》1934年第14期。

人，一旦正式献身于音乐事业，当然会对民族民间音乐有深厚的情感，这一点，在黎锦晖后来的创作实践中被证实。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思想作为一种思潮，却在社会上延续下来。黎锦晖出身于比较开明的家庭，十五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昭山西部的一所新式学堂——昭潭高等小学堂，就读于高小甲班^①，一学期后又考入湘潭初级中学。这时，正是国内政局动乱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推翻清廷专制的革命运动在秘密酝酿之中，血气方刚的黎锦晖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学校进步师友的影响下，曾热烈向往着革命新时代的来临，并曾自命为“革命党”，反映出一种可贵的爱国民主思想。

黎锦晖还在长沙高师求学阶段^②，即已开始了音乐教育生涯。那时，乐歌课在学堂中刚刚兴设不久，音乐师资奇缺，他被湖南省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师范教练所”聘为兼职乐歌教员。这里的培养对象是一批五、六十岁的塾师，锦晖凭着他在中学乐歌课上所学到的一些浅近的西洋音乐理论知识，以及通过自学练会的所谓“老八度”式的风琴伴奏技能和“把真假嗓子联起来不露痕迹”的歌唱方法^③，教授这些“学生爷爷”们，把这批塾师培养成为新兴学堂中的乐歌教员，黎锦晖本人也自此与音乐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辛亥革命后，黎锦晖曾一度赴北京，在国民党的机关报《大中华民国日报》任编辑^④。这是一份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报纸，

① 当时中小学堂的学制规定为：初小三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高小甲班”指小学阶段最后一学期的班级。

② “长沙高师”即长沙岳麓山优级师范学堂。

③ 摘自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第92页，载《文化史料》（3），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1982年3月。

④ 国民党：指1912年8月以中国同盟会为基础建立的政党。

发行不久即遭封闭。黎锦晖则由报纸编辑改任众议院秘书厅一等书记。两年后,袁世凯又下令停止现有两院议员职务,他只得返回家乡湖南。这时,其兄黎锦熙在长沙与徐特立等组织了一个教育界的进步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并办有刊物《公言》,刊载公共舆论,批评教育界弊端,锦晖在此协助编写小学教科书,并为之绘制插图。此后不久,他又兼任四所小学的音乐教员,每周上课三十六学时。在教学中除教弹风琴,教唱当时流行的一些外国歌曲外,他还选教中国传统歌曲,并尝试着将民俗乐曲填以新词,编作教材;同时,又把歌曲分为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根据学生不同年级和水平,分别传授。他的教学受到学生们的极大欢迎。从音乐教育的角度看,黎锦晖当时所作的这些努力,都是十分难能可贵和值得充分肯定的。

这期间,黎锦晖怀着青年人的正义感,在长沙出版的《湖南公报》和《大公报》上发表讥评军阀和愤世疾俗的唱词^①。饶有趣味的是他所用的笔名常与作品内容有一定联系,同时又不脱离“甚么”二字的谐音,如商榷问题的作品署名“甚么”,颂扬的用“圣谟”,斗争的用“胜魔”,讽刺的用“肾膜”等等。当时的读者对“甚么先生”的作品很感兴趣,但这类作品内容往往免不了因触犯统治者的尊严而遭记恨。据锦晖回忆,他曾因此“在小巷里‘吃皮裤带’”,受到当地国民党驻军报复性的殴打。

一九一六年国会恢复后,黎锦晖也复职于众议院秘书厅,但每天上班除例行“划到”外,无所事事,他很不适应这种闲散无聊的生活,于是,去中央女校兼国文课,在怀幼中学兼图画课,还去孔德学

^① 1914年5月至1915年8月,1915年9月至1916年8月黎锦晖曾先后兼任《湖南公报》及长沙《大公报》编辑。

校教历史，足见他对教育工作的志趣。

九月，其兄黎锦熙应教育部之聘来到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他有志于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在北京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力主改“国文”（文言文）为“国语”（白话文），积极宣传、推行普通话。黎锦晖在兄长的影响下，也于此时投身到中国最早兴起的国语运动中来，并被聘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员之一。从此，他不仅获得研究中国语言学的良好条件，而且有更多的机会与“五四”时期很多先进知识分子接近，从而进一步受到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与熏陶。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个人经历时所写：“‘五四’运动前后三年间，我在北大和孔德二校，受了蔡元培先生的启导，和钱玄同先生经常在一起问难答疑，思想上获得了相当进步”^①。

语言与音乐之间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时期，黎锦晖为研究语言学和编写国语教材，虽然花费了许多精力，但丝毫也没有削弱他对音乐事业的执著追求。为了从事大众语言和音乐的调查研究，锦晖与锦熙弟兄二人曾对我国的京剧、曲艺艺术进行过较为系统、深入的了解，请看如下记述：

晚上经常跟我大哥锦熙观摩京剧。我们听京剧如同上课，我一早抄好戏码，从《戏考》上查出戏文，作为“课本”，打头一出听到末一出，为的是了解、体会京剧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演员的风格、韵味……。这两年的音乐生活，就这样集中于“皮黄”，旁及鼓书^②。

这两年，他还结交了不少戏曲、曲艺界的著名艺人，寻友拜师，

① 摘自黎锦晖《干部自传》，1956年3月28日手稿。

② 摘自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第93页。